

大學生

特里佛諾夫著
汝 龍 譯



平明出版社刊

近代文學譯叢

大 學 生

特里佛諾夫著

汝 龍 譯

平 明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三年七月四版 30001—50000 冊

• 版權所有 •

原書名: Students
原著者: Yuri Trifonov
英譯者: I. Litvinova, M. Wettlin
原出版者: "Soviet Literature" No. 2, 3, 1952

平明出版社出版
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

國光印書局印刷
上海新大沽路三八三弄三二號

德慎裝訂所裝訂
上海陸家宅路一四六號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廿九開本定價人民幣二萬元

〔文學・藝術〕〔定價頁 676〕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大學生

第一章

有一部分的路，他是坐着電車走的——那種寬敞的、嶄新的、漆着藍色和黃色的無軌電車。戰前，莫斯科還沒有這樣的無軌電車。舒服的座位蒙着帶了花紋的絲絨，鑲着皮子。電車平穩的滑着走，就跟在水面上浮游一樣。他有五年沒見過莫斯科的無軌電車的車務員了。在漫長的五年中間，他一直沒有機會講那句俏皮的話：『到下一站下車嗎？』現在他講起這句話來，聲音卻變得那麼響，而且快活得那麼可笑，弄得站在他自己和車門中間的所有乘客（在工作日的中午，乘客是不多的）都驚奇的扭過臉來瞧他，一句話也沒說，讓出路來，放他走過去了。

機動的活葉車門慇懃慇懃的張開來，他就跳下車去，到了馬路上。
這一下子，他可到啦——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走路啦！

七月的太陽使得鋪在路上的、平滑的瀝青發黏。近處，瀝青現出深藍的顏色；可是遠處，它在陽光底下發亮，彷彿蓋了一層白堊粉似的。大街左邊的房子投下來又短又小的、黑漆漆的陰影；右邊的房子浸在陽光裏面，窗子發亮，往左邊的陰影裏投過去明晃晃的光點。

有一個東西，活像一隻巨大的藍色甲蟲，從街角那邊拐過來，它那噴水的翅膀張開了。每個翅

勝由好幾百萬顆水珠做成，是那麼光輝燦爛，跟虹一樣。這輛賜雨的神車慢騰騰的往前爬過去，在它後面留下一股清涼的氣息，瀝青變黑了，開始送上來一片稀薄的、熱氣的霧。

這就是莫斯科！他總算回到莫斯科啦！

這兒，樣樣東西都是那麼熟悉，跟童年時代的往事是那麼密切的聯繫着。這兒有他的家，那種樸實而溫暖的家，前方的兵士們常常想起而且講到的、人人都有的一種家。……當初，在死氣沉沉的深夜，在維也納^①四周的樹林裏，在大興安嶺^②的高山上，他常常憑他心靈的眼睛看見沙莫司克佛列契耶、亞基曼卡、花崗石的河堤、涅司庫契尼公園裏的老菩提樹。

現在呢，他回到這些東西中間來了，他的四周儘是素來爲記憶所嚴密封藏着的東西。那邊，在斯巴索——納里甫科甫斯吉街的拐角的那所老房子裏，他工作過，那是在戰爭的第一年的秋天，他在青年救火隊裏服務的時候。他工作過！那時他只不過是十六歲的少年罷了。……現在呢，那所老房子的門上又釘着「第六十二幼兒園」的招牌了。一棵葉蘭（*Aspidistra*）的發亮的葉子從一個敞開的窗口探出頭來；一架收音機傳出來唱歌的聲音。

他越走越快，到後來差不多是在奔跑了。

後來，他走過運河上面的橋。突擊隊員電影院門前的人行道上擠着成羣的人，其中大多數都很

① 奧地利國的京城名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山脈名，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。——中譯者。

年青。當然啦！大家正在暢快的過假期呢。

莫斯科河還看不見，不過在空氣中它那清涼的氣息已經可以叫人感覺到了；他能够暗自想像出來在那排房子後面它那廣闊的河面是甚麼樣子。從前有一個時期，他在那兒，在白爾森涅夫斯卡亞堤上，住過家，在克里姆林宮對面的索非斯卡亞堤上的學校裏唸過書。那時候，他在到學校去的路，常常走過橋拱的底下：那兒挺暗，人的腳步聲變得挺響；人要是喊一聲，總可以聽到回聲。放學以後，他和他的朋友們常常爲了『鍛鍊毅力』而在堤旁的石頭欄干上面行走，張開胳膊，穩住體重。一回，他們正玩得高興，不料一位教師抓住了他們，這就弄得全班的人都倒了楣。

他順着那座堅固的水泥橋走到中間，站住了。偉大的卡門尼橋啊！全世界頂頂美麗的橋！對於這個斷語，他現在是一點也不存懷疑的，他見過布拉格和維也納的橋，還在別的国家裏見過許多多的橋。

從這兒放眼看去，這城顯得擁擠而不整齊——瞧不見街道，只看見一大堆房子，一道道米色圍牆，紅房頂、塔樓，在陽光裏閃亮的窗子，這兒那兒一些新房子的四周的建築架。

不過，憑了熟識的目標，也還是可以描出那些街道來：那邊是普希金博物館的亮閃閃的玻璃房頂，博物館左面，正靠河邊，是蘇維埃宮的基地，它的巨大的柱子圍成一個大圓圈，像是一圈大牙齒。右邊，克里姆林宮聳起來，高過了全城。古老的塔樓啦，宮牆後面升起來的一片綠油油的、佈滿

青草的河岸啦，比牆還高的、莊嚴的、雪白的宮殿正面啦——在這些東西的上方，高高的飄着一面紅旗。

戰前，他常常看見那些塔樓、那些樅樹、那個宮殿。在冬天，在夏天，在陽光裏，在雨裏，從電車窗子裏，從河對面，他看見過它們，可是現在他卻覺得以前好像並沒真正看見過它們，現在纔第一回看見了克里姆林宮的迷人的美麗似的——他相信天下再也沒有比它更美的東西了。

後來，他走過勃羅維茲基門，朝列寧圖書館那邊走過去。

瞧着過路行人的臉，他心裏納悶兒：爲甚麼他連一個熟人也沒遇見。他覺得今天好像應當遇到所有的朋友似的。

後來，他快要走到紅場了，走一步就近一步。現在他走到了莫斯科的心臟。這個城市，帶着它那永遠不停的嗡嗡聲和亂開開的談笑聲，從四面八方包圍着他。莫斯科飯店的絕壁在他身旁高高的聳上天空；這兒有一條莫斯科的最繁盛、最熱鬧的大街，高爾基街，它那條好像梯子一樣的地平線彷彿在往左伸展着，爬上高坡去似的。

今天就是他夢想了那麼久的一天！

他總算到了這兒——他夾在人們當中走着，輕輕擦過他們的身子，熱愛的瞧着他們的眼睛，很想聽清他們在講着的一句半句的話。這些人是莫斯科人，他的同胞；他出門五年以後回到他們這兒來了。……那個男子，生着寬肩膀，穿着淡灰色雨衣，戴着呢帽；那個滿臉雀斑的男孩，穿着運動衫；

那個臉蛋緋紅的女人，抱着一個娃娃；另外一個女人，提着一個手提包，手提包裏露出一瓶牛奶；還有女孩子，女孩子……女孩子好多嘍！有的穿着白衣服，有的穿着粉紅的衣服，有的穿着紫紅的衣服；她們的皮膚晒得發黑，活潑靈俐，眼睛亮晶晶的……她們好像都在朝他微微的笑似的，他就也朝她們微笑。……他覺着所有這些人彷彿都是老朋友，只因爲相別五年，不容易認出來了。多半他自己也變了樣吧。……不過，他們馬上就會互相認出來的！

紅場的石路映照着炎熱的天空的一片蔚藍。他不自覺的把肩膀往後面撐了撐，挺直了腦袋。這兒，樣樣東西都跟戰前一樣：沿着克里姆林宮牆栽着一排嚴整的、淡藍色的樺樹；兩個衛兵，現出他們那嚴厲而年青的臉容，直挺挺的站在偉大的聖地前面。……

他帶着悸跳的心，慢騰騰的穿過紅場，他的腦袋始終朝着克里姆林宮那邊。他看見司巴斯基樓上的鐘的分針跳動了一下，在跳動的一剎那間反映了火燒樣的陽光。

他走下陡坡，到堤岸上去，這時有一個青年，生着高顴骨和黑眼睛，跟他一樣穿着軍裝和高統靴，忸忸的走到他面前來，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『同志，你可知道到特別嘉科甫圖畫陳列館去，該怎樣走嗎？』

『我？』他答道，滿意得差不多叫起來了。『我得說：我知道！我原可以陪着你去，不過我想留着那個特別嘉科甫卡等明天再去。那麼，聽着！你走過卡門尼橋——不，你還是走莫斯科佛列茲基橋的好。……』

他把到特別嘉科甫圖畫陳列館去的路詳細的講了講，用眼睛追蹤着那個離去的人，嘴唇上漾着一抹幸福的微笑。他簡直不能相信他明天也要到特別嘉科甫圖畫陳列館去。說到上那兒去，其實，只要他樂意，他今天就可以去呢。那條路，他熟得很——只要一刻鐘的工夫，他就可以走到

了。

後來，他到了地下鐵道的車站的燈光輝煌的入口，廣照四方的燈光，在大理石牆上，在人們的衣服和臉上，投下了柔和的、橘黃的亮光。他給捲進急匆匆的人潮，到了自動電梯那兒。

他忽然覺得彷彿最近——一個禮拜以前，或許昨天吧——到這活動的樓梯這兒來過。從昨天——五年前，直到現在，這兒沒有起甚麼變化。……

人們輕飄飄的下了樓梯，到了地底下，向四面八方走散了。一種越來越響的吼叫聲和鏗鏘聲，先是跟自動電梯的嗡嗡聲和無數張嘴巴的說話聲音混雜着，後來蓋過一切的鬧聲，通報着一列火車就要到了。有人拉了拉他的衣袖——那是一個從鄉下來的老太婆。

「告訴我，孩子——打這兒可以到索果爾尼吉去嗎？」她問。

「啊呀，不行！辦不到！你走錯車站了——那你只好從自動電梯上去，然後再下去，轉到另一個車站！你得……」

可是一個鎮靜的低音打斷了他的話：

『用不着上去。老奶奶，從這邊台階走下去，穿過新地道，到奧訶特尼·里阿德車站去就行了。』

『甚麼地道？』他傲慢的問，看到居然有人敢來糾正他的話，就生氣起來。『你完全弄錯啦。你大概指的是列寧圖書館車站的地道吧。』

『同志，我指的就是我說的那個地方。要是你自己認不得路，那頂好別給旁人指路。走吧，老奶奶，別管他；順着新地道走，管保沒錯兒。』

現在他纔想起來了！他在報紙上讀到過在戰爭期間開闢了新車站，以及跟中央車站通連的那條新地道。他得馬上去瞧一瞧那條新地道纔好。

在七月的熱天，在地下鐵道的大理石樣的清涼裏，人覺着多麼爽快啊！他順了新地道走着，用主人的鑑賞眼光瞧着雪花石膏的裝飾品和細木鑲嵌的地板，吸着地下鐵道所獨有的氣味，石灰水和潮木屑的氣味。

他慢騰騰的走着，讓別人趕到他前面去。在匆匆忙忙的人羣裏，他好像是唯一的閒人。

過了一個鐘頭，飽了眼福以後，他出來，到了他心愛的那德瑪雅柯夫斯基車站，走上廣場，又走進耀眼的陽光和燥熱裏面去了。

他開始看戲院的海報：『鐵路工人大合唱』……『阿爾美尼亞合唱』……『波蘭提琴家，華沙音樂院教授』……『滑稽節目』……『角力賽丁比武』……這麼多新的、不熟識的姓名！

忽然有人攀住他的肩膀。

『瓦吉木！』

猛的回轉身去，他看見了塞爾蓋伊——塞爾蓋伊·巴拉文，他的頂老的朋友和同學。總算碰見熟人啦！現在他覺得彷彿他正是在等着這次會面似的。

他們深深的感動，笨手笨腳的擁抱着，有好幾秒鐘想不出甚麼話好說。

『今天早晨我打電話找過你，』瓦吉木說。

『我知道，我知道！哦，那麼，你怎麼樣？你這鬼東西！』塞爾蓋伊又抓住瓦吉木，搖撼他，高聲笑起來。『你是個多麼漂亮的傢伙啊！我說，你發福啦！都是因為喫軍糧的緣故嗎？』

『你自己可也不很瘦啊！』

『那可比不上你喲。還有，你那臉——現在有了點老兵的神情了！想不到像這樣遇見了你！』
『我正打算今天晚上去看你呢。』

『我們卻在這兒碰頭了！原來你得了一枚紅星勳章和兩排獎章啦——真不賴！』

瓦吉木一個勁兒的瞧着他朋友那張眉開眼笑的臉：塞爾蓋伊沒大變樣。……也許長得高大一點，肩膀寬了一點吧。他仍舊長着那一頭金色的、柔軟的頭髮，那兩隻淡藍色的眼睛，眼睛裏帶着調皮的、韃靼人的譏刺眼神；可是他那給太陽晒黑的、高高的額頭上卻有了細紋，這在五年以前可是沒有的。他穿着一身奶酪色的夏季衣服和白色的涼鞋，周身上下沒一處不像是度假期的平民。塞爾蓋

伊素來有一點花花公子的氣派。

他們順着沙朵華亞街走着，他倆都給這種早就在盼望着的、卻又出乎意外的相逢弄得又快活又興奮。初見面時候的拘束已經漸漸消散；他們東拉西扯的談着，爭先恐後的互相打岔。

可是在最初的半個鐘頭裏面能够說些甚麼呢？其實是甚麼也沒說。他倆互相講了些早已在信上寫過的事情。原先，塞爾蓋伊是在司維爾德洛甫斯克的一個科學研究所裏工作，直到一九四三年他纔應徵服兵役，開到西北的前線，在那兒一直待到戰爭結束。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起，他就到了莫斯科——到現在已經有六個多月了。

『我們那一夥裏別的人都在哪兒？』瓦吉木問。『洛瑪，露朵琪卡在哪兒？密嘉·薩列契尼在哪兒？』

可是塞爾蓋伊只見過洛瑪——他在莫斯科的一家鐘錶工廠裏。露朵琪卡跟她丈夫一塊兒上卡查赫斯坦①或者那一類的地方去了。密嘉·薩列契尼在柏林的佔領軍裏服役。彼嘉·基爾沙諾夫呢……彼嘉在一九四二年陣亡了。

『不錯，我知道，有人寫信告訴過我了。可憐的彼嘉……』瓦吉木說不下去了。『你在幹甚麼呢，塞爾蓋伊？你在唸書嗎？』

① 蘇聯亞洲部分烏拉爾區的一個城名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蘇聯的一個共和國名，在中亞細亞的草原上。——中譯者。

「我打算今年開始唸書呢。」

「在哪兒唸？」

「我還沒完全決定呢。也許進大學吧，也許到別的甚麼地方。」塞爾蓋伊嘆口氣，搖搖頭。

「真該着手唸書啦！我已經逛蕩了差不多六個月，甚麼事也沒幹，我也膩味了。……」

瓦吉木早已下決心要進師範學院的文學系。不過，眼下，他不願意討論他自己的問題。

「我看，你還沒結婚吧？」塞爾蓋伊忽然問道。

「你想到哪兒去啦！」

「這是對的，」塞爾蓋伊精明的說。「老兄，我們不應該趕早的叫我們自己背上家庭的包袱。

我們萬萬不可以那樣。我們得照俗話所說的那樣，好好唸書，奔我們的前程；要是人沒有甚麼所謂的拖累，那就輕鬆的多了。……」

瓦吉木並沒很注意的聽他講話；不管怎樣，他並沒完全聽進塞爾蓋伊的話去。

這個美妙晴朗的日子裏的歡暢的激動還沒離開他，他的腦子仍舊給它鬧得暈暈糊糊的。

他們走到塞爾蓋伊所住的房子。那是一所挺大的老房子，座落在福倫塞街上，四角造着角樓，還造得有彫着女像的柱子和鋸齒狀的陽台。上面的四層樓房是新的，紅磚上面還沒塗灰泥呢。

他們在房門口遇到了塞爾蓋伊的母親，伊麗娜·維克朵羅芙娜。她已經明顯的蒼老了，身子胖

起來，她的黑頭髮失去了光澤。不過，雖然是那麼胖的女人，她卻活潑得驚人，談起話來還是跟從前那樣聲音響亮，沒完沒了，而且不斷的打岔別人的話。她把瓦吉木看做自己的兒子那樣的招呼他，吻他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他。

『你成了大人啦，可愛的孩子！』她熱愛的叫起來。『多麼寬的肩膀啊！還有你那嗓音！』

屋裏現出一種忙亂的情形，凡是有人要出門的時候，總是這個樣子。伊麗娜·維克朵羅芙娜手裏拿着一節帶子；一件淡色的上衣圍成一圈，放在前堂裏的一個手提箱上面；一隻熱水瓶立在電話桌上，它那鍍銀的蓋子閃着光。塞爾蓋伊的弟弟沙夏今天翻身到先鋒營去。正好這當兒，他跑進前堂來了，哼着歌兒，拿腦門子撞着一個排球的球皮，發出輕微的彭彭聲。看見瓦吉木，沙夏站住了，現出慌張的神情。

『沙興卡，這是瓦吉木。你認得他嗎？』

沙夏從眉毛底下瞧着他，搖了搖圓圓的、剪短頭髮的頭，頭上好像蓋了薄薄的一層金色鋸末似的。瓦吉木也認不得沙夏了——五年以前沙夏還是個四歲的小孩呢，現在卻成了一個學生。

從裏面一個房間裏忽然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：

『肥皂碟在哪兒，伊麗娜·維克朵羅芙娜？它不在立櫃上面啊！』

『就拿浴室裏面的那個肥皂缸好了，華麗亞！』伊麗娜·維克朵羅芙娜連忙喊道。『拿我的那』

個粉紅的！」

一個苗條的、黑髮的、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在房門口出現了；她看見瓦吉木，就止住步，近視的睜細她的眼睛，含含糊糊的點了點頭。

「這是瓦吉木，你聽到我說起過他，」塞爾蓋伊說。「這是華麗雅。」

「我原本猜想你完全不是這個樣子呢，」華麗雅說，向瓦吉木伸出手去；他瞧見她那裸露到胳膊肘的胳膊又白又美。

「不知道你把我想成一副甚麼樣子？」瓦吉木說。

「不知怎的，我想你一定又黑又矮——你知道，矮胖；而且戴着眼鏡。」

「我想得出來塞爾蓋伊對你講了我一些甚麼話！」瓦吉木笑着說。

「哦，他只不過說你是個嚴肅而可靠的人罷了。他常常談起你。」

「他們打小兒就是朋友，華麗雅！」伊麗娜·維克朵羅芙娜插嘴說。「哪，我還記得他們這麼高的時候是甚麼樣子！」她碰了碰沙夏的腰，沙夏不相信的笑起來。「哦，不過，真的，沙夏，在瓦吉木像那麼小的時候，我就認識他了！那時我們住在鄉下。我記得他們跑來跑去放風箏，或者想法做一個電話；我還記得……甚麼我都記得的！後來呢，學校！先鋒宮。有時候，他們也會鬧得哭哭啼啼——吵架的事也是有的——十五年是很長的時間喲！現在呢，你們又湊到一塊兒來啦，孩子們！瞧，這不是很有意思嗎！兩人都活着，而且戴了一大堆勳章。」